

其他機器而不再製造機關槍與手榴彈了。使非洲變成爲歐洲的一個拓殖地當能改進我們歐洲之整個的經濟情狀與提高其全體人民之生活標準。但非人之待歐人醫治者非僅在睡病一項，我們應提醒他以不可知之

我所信的是什麼

這篇文章是從去年九月份的英國論壇 (Forum)

譯下來的，牠的內容，有一半是序述自己思想的變遷

另一半可以說是羅素先生的「世界觀」(World Outlook)了。我以爲羅素先生最令人可敬的地方

就是「徹底」以及「無畏的精神」前者是極需乎

深遠的學問，後者更少不了張楚的工夫，有人說他對

於宗教未免矯枉過正，但也有人以爲這是他超人之

處；因爲生在一个充滿了陳腐宗教思想及縛束的環

境裏面而能夠痛快的超脫了而不受沾染，這足以看

見他的魄力是何等偉大。此外又因爲獨排衆議的去

反對戰爭，因此而數次下獄，這種精神大概就是我們

以禮教自鳴的民族所說「臨難無苟免」的意思了。

冷靜顯露與冷靜這是羅素先生的主張，他的理想，他

大命運。曾經驚醒美洲與亞洲之歐洲的太陽現在應該以其整個的精神與力量照耀世界上最黑暗的大陸，而使非洲也得躋入於世界社會中。

Bertrand Russell

的國際政府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將

來能否實現，我們不能立下斷語，但他所提出那些和

平的計劃却是很值得我們的注意。戰爭的實力須由

國際去共管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War

forces) 以及個人心理的改造 (Re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都是和平運動最核

本的辦法，其餘的高調，都不過是騙人於一時而已。

譯者

我的「世界觀」是和別人一樣，一部分是

由於環境的關係，另一部分是由於自己的癖

性；說到我的宗教信仰，教導我的人並沒有採

取盲從的方法，我去接受什麼「正宗教義」

(Orthodoxy)，我父母是思想自由的人，一位

是當我兩歲時候棄世，一位在翌年也跟着去

了。我直到成人之時纔明曉他們所有的意見。

父親逝世後，我和祖母同居。她是一位蘇格蘭

美以美會的一位教友，但到了七十歲之時忽

然改宗了合一派。(註這是基督教的一個教

派。) 每星期日都有人輪流地帶我往長老會

或美以美會的教堂去守禮拜，但在家裏人家

都把合一派的教義說給我聽。我愛那小地域

的教堂，因爲那里設備有家眷座位，靠近拉夫

鐘的繩子，因此當鐘響的時候，可以看見繩子

一上一下的移動。我也喜歡看那些掛在牆上

的皇族勇士圖，也高興去看在禮拜開始的時

候，牧師把門關上了，那位司儀的慢步走上講

壇，那些情節。此外當禮拜正在進行的時候，我

可以乘機翻閱教典，找出節期的日期以及去

思索那些專爲禮拜而用的文字的意義。

但沒有人教過我把聖經裏一切所說的當

真的去相信，或者去信那些神怪事蹟及永遠

沉淪等事。達爾文的學說我自然承認。我記得

正在十一歲那年，有一位瑞典教員向我說：

「如果你相信達爾文，這真是一樁很可惜的事，因為一個人不能做了基督徒又去相信達爾文的。」那時候我並不相信這兩者是不能相容；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立心去接受達爾文的思想，我一向是篤信合一派的。直到了十四歲時，然後纔去渴求知道宗教究竟是否有確實的根據可以證明牠是真的，從此我在四年之內會用了許多的工夫去思索這問題。我不敢把自己的意思公佈別人，因為怕惹起人的討厭；爲了不能不守緘默以及信心逐漸喪失的緣故，我會感受着痛苦。

82449
我所不信的第一條教義就是意志自由。我以為一切物質現象都受着自然律支配，絕不因爲人類的意志而變動，甚至人體內的物質也是如此。當時我沒有聽過笛卡兒的學說，但我的思想卻無形中和他同走一個方向。我所不信的第二個教義就是「永生」。我現在記不清楚當時否認牠的理由。我信有上帝，因爲我以為上帝爲萬物之始那種思想是無可推翻的；這樣到了十八歲，在那一年，我讀了穆

勒氏的自傳之後，纔知道這是不對，因此我索性放棄了一切的教義不信。說也奇怪，我反而因此覺得比較保守着神學的信仰時樂趣得多。

當我的思想達到了這個地步之後，不久就入了大學，在那里我認識些人，並且把我所以爲有趣味的事情向他們談論。那時我正習哲學，在馬泰加教授指導之下，曾有過一個時候相信黑格兒的學說，共有三年之久，自經和摩爾先生作討論之後，纔又變更了信仰。離開了劍橋大學之後，我會用過工夫去隨意作各種研究，曾在柏林住了兩個冬天去研究經濟學，一八九六年在霍堅士大學及巴林摩那兩個地方演講「非歐几立特的幾何學」(Non-Euclidean Geometry)。在美國的科羅連士地方，我會和一輩文藝家住在一塊，讀了彼得佛羅貝及其他十九世紀內偉大作家的藝術作品，最後我決心去做成我那本數學原理的大工作，這志願是我十一歲時就已經有了。當我年齡還小的時候，我得了一種很顯著

的經驗，這就是比我長七歲的哥哥把歐几立特的幾何教給我，我非常的高興，因爲會聽人說過，歐几立特的幾何是可以把事實證明，我並且盼望從此可以學到些實在的知識，可是一知道歐几立特幾何開首還是要以「定律」(Axiom)作根據的時候，我就失望起來。當哥哥對我說出第一條定律之時，我說沒有理由去承認牠，哥哥回答說：「這樣就勢不能繼續研究下去了。」於是我只得姑且把牠暫時承認，然而我自以為世間總有確鑿知識可尋的這麼一種信心，卻大受搖動了！求真知識的希望心會鼓勵我所有的工作一直到三十八歲，我以為數學都比其他知識更爲真確，所以我致力於牠。到了三十八歲時，我雖沒有達到最真確不疑的地步，其實我已費盡心血了。不錯，我研究的結果就是對於數學發生懷疑，這是歷來沒有人試過的。我一向到現在仍然是相信我所採取的方法比較其他任何別種方法都易於接近知識；不過，這樣所得到的知識，只有「大概會如此」(Probable)而已，並

82450 不像初見時那般確實。

到了這個關頭，我的生命歷程，忽然爲二。我不再願意從事研究抽象的事物了，因爲我會盡了力而得不到我所期望的結果。我的心境和浮士德初遇見 Mephistopheles 時沒有什麼分別，所不同者就是 Mephistopheles 化身爲狗去親近浮士德，對於我，牠卻化身做「大戰」(註，指歐戰而言)。我和懷特海德博士(Dr. Whitehead)完成了數學原理之後，曾於三年內猶豫不決地不知道該做什麼，當時我是在劍橋教書，但我並不希望長久的繼續做去，我的癡性使我仍埋頭於數理的研究，但不期而然的我卻得了一種感觸，很想做一番完全異樣的工作。

歐戰發生了。我毫無疑惑地去盡力我應做的工作。這種求和平的工作，會使我專心致志，絕不受外間的阻撓。以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未有這樣的專一。從前的抽象研究，妨礙了我，以致不能充分去關心到人間的事物，有時也不過發表些言論，如主張貿易自由，提高婦女

選舉權之類。幼時因會沾染了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葉那種貴族政治的舊思想，對於公衆事情，自然地發生了很深的責任心。當時做父母的心情，雖然不像對於自己兒女一樣的發動，但看了當時許多青年受了騙及被殘害，爲的是去滿足他們長輩的野心，我是非常之痛恨。

世界大戰

凡是理智健全的人皆不會容許任何參戰國對於戰事憑空捏造的說鬼話。凡是以爲戰爭是對的那些智識界，他們理性的功用退縮了。他們只知道高興去迎合多數人，有時簡直因爲懼怕的緣故而不敢反對。這種情形，殊不是英雄的本色。人若是要自己的理性對於社會發生功效，他就要在許多人失了常態的時候，保持着冷靜不偏不倚的頭腦去分斷事實。我常發現有思想的人，他們相信只能在寧靜的時候運用理智；此外常戰爭正在舉行時，尤其在起初的時候，一般人對於牠的觀念，給我一個很深刻而又悲痛的科學的注意。在起初

的時候，我看見了留居家中的人，大體是羨慕戰事，可見人類的天性受了近代教育的陶冶而竟會彼此憎恨到這步田地，愛惜的心會有如此缺乏。我也看出當時的人把平常人類的美德如儉樸、勤懇及各種公德心都跑去擴大災禍，彼此致力於互相毀滅的工作。我深恐歐洲文化從此就要消滅，真會如此，假使戰爭要延長一年，安定無慮的思想，這是十九世紀的特色，也爲大戰所消滅，但我仍舊和以前一樣以爲追尋理想是少不了的。許多青年人已經成厭世者，但我仍然相信人類前途的光明並沒有絕望。

在開戰那一天，我以前的社會及政治思想都受了激動，我由此而十分相信戰爭決非單獨澈底去研究外交政策所能解決的。因爲實際上每國的人民都是狂熱地贊助政府去打仗，我也不能承認經濟是戰爭唯一的原因，因爲我親見有些人明知戰爭會使他們的經濟受損害而仍然去贊助牠的。這可見好戰的思想乃是由於狂性所產生的一種偏見。那種假

定的經濟原因。除了大資本的事業之外，都是強解的人愛打仗，卻說是爲着自己的利益而戰，所以戰爭的真正原因還是心理的問題。人爲什麼愛打仗？由此可以引起我們去聯想及許多的關乎平常人的殘忍以及壓迫性。倘若要研究那些問題，不能不把爲害人類的各種狂性的來源研究一下，所以又要牽涉及心理的分析和教育的理想了。

箴言之不足靠

把這問題繼續研究之後，我得到某種哲學的思想。這思想常被一種企圖所左右，企圖尋出些方法，叫大家能够彼此相安的在社會裏居住。從科學的立足點來說，我這種社會哲學的重要點是着重於心理以及把促進人類美德作一個標準去衡量一切社會組織的價值。在戰爭期內，凡是我們所承認的一個良民的美德，都受枉用。一個人因爲要去製做子彈所以戒了酒不喝。每天作了很長時間的工作去毀壞值得去工作的社會。花柳病格外覺得討厭，因爲若染了就不能前去殺敵，所有這些事

情，都教我去相信凡是品性的原則，本身未必可靠，除非所趨向的「目的」是善的。節制、勤儉等美德，在戰爭時，徒然促進破壞的勢力而已。把錢拿去喝酒，反倒救了一個人的性命，因爲這樣他可以免去製做猛裂爆炸品的危險。我爲了主張和平以致和社會的宗旨相反，勢不得不走到歧視現有的社會道德律。其實我何嘗歧視爲衆所公認的道德呢？我的態度和保羅在那章著名的論慈愛的書裏面所說一樣。我的思想和他有許多的不同，唯對於那一點，我們的意見是完全吻合的。這就是不能因爲服從某條道德律而放棄了愛心。如果愛心是純正不僞而又加上了智慧，人類一切所需的道德規律，都可以產生出來。「愛」字已受人太濫用了，因此牠真確的涵義也喪失無遺。我們從行爲派的分析法去觀察，把人類的生活分做「趨前」和「退避」兩種。在那些最低級的動物，也可以分成兩種，如就光的 phototropic 避光的 photophobic。

恐怖心的緊張

這種分別可以在一切動物中看得見。一種生物，如果受了新的刺激，牠或會衝動地去接近或者退避。拿心理學上的名詞來說，這是兩種感情（emotion）。第一種叫受引誘的感情，第二種叫畏懼的感情。兩樣對於人類生存都不可少。但恐懼感情在今日的文化社會裏面，遠不及在上古時代的那般重要。在人類還沒有發明利器之前，生命是常會受野獸所殘害，所以不能不像兔子一般的膽怯；當時的人又很易餓死，但在今日，因爲輸運方法之靈便，所以這種恐懼已不知少了多少。

人類現在在動物界中最大的仇敵要去對付的要算是「人」，從前由自然界裏面所發生的危險，現在已很快的日見減少，今日的恐怖已移向「人」那方面去了，所以彼此常抱戒懼心。人承認攻擊是防守的上策，結果人人都去向別人攻擊，也希望別人來打自己。我們恐怖的心理是由於充滿危險的時代遺存下來，並且超過了應該有的程度，因爲要找地方去發洩我們恐懼心，所以就會有反抗社會的

環境，惹起猜忌，憎惡，殘酷等等的行爲。如果要從那正被克服的自然界享受實益，我們必定要有一種軒昂的心理，學習得一種鎮靜而尊嚴的主人翁的風度來替代畏怯及奴隸式的憤恨的恐怖心。論到「趨前」與「退避」，我以爲應該獎勵「趨前」而不主張「退後」。

我並不是說要人像對待朋友一樣的客氣去對付老虎及毒蛇之類，我不過是說舊習是從危險較多的時代傳了下來，到了現在，恐怖及退縮的事情日見減少，並沒有像舊習教我們去想像那麼多。

人類友愛及合作的態度，都是從戰勝自然得來，如果有理性的人們，盡量去利用科學，那末，他們就可以做成一個爲以前所未有的新經濟局面，牠是關係乎全人類經濟利益的。不願生死而爭得一塊荒地，在以前還可以受原諒，但今日卻成爲一件愚蠢的舉動了。組織國際政府及商業機關以及施行節育方法，可以使我們每人都得到安舒的生活，我並不是說各人都要變成像 *Croesus* 那般富厚，但

每人總可得到充份的物質，那些凡是有見識的人靠着去得到福利而不可缺的物質。只要把貧窮和困厄掃除，人類就可以致力於文化上的建設，如促進科學，減少疾病，延長壽命以及利導人類的衝動力去求福利。

國際的無政府主義

爲什麼「無政府主義」一定是烏托邦的思想呢？其原因並不是我們的天性是不容有這種思想，乃是因爲我們受了舊習環境及所受教育的理想所影響。比方說到「國際政府」一事，凡是有政治思想的都會想得到；不過

「國家」的狂熱觀念把牠窒塞住了。每一個國家都要炫耀自己的獨立，都要竭全力去保持自由；我所指的自然是純粹的無政府主義，牠將來所達到的情勢，會完全和封建時代那些勇敢而可惡的諸侯被強制去屈服於君王一樣。我們對於別國所抱的態度就是戒避。別國或者並沒有什麼，而我們卻以爲他們要干預自己的事情，所以每國都在自己權力範圍之內去暗中爭鬪。什麼仲裁條約，開洛和平公

約等的裝模作樣的舉動，我們都知道是不可靠。那些東西並沒有什麼裁制力；只要一國有了海陸空軍，一受激發，無論她會簽過了什麼條約也是無補於事。

世界不會有和平，除非切實去把那些保障國內安全的法則用到國際的交涉上面去。這就是：如遇有爭執，兩方面的國家都不能擅用武力，須受有力的中立的仲裁者按照法律的原則去查究以謀解決，要等到有一個國際範圍的權力機關來管轄一切戰爭的實力，我們纔可以恢復許久之前彼此的聯絡關係。這是和平最低限度的條件。

國際的無政府主義的基礎，自然會爲人所畏懼及嫌惡，由此或會引起了經濟的爭執；因爲崇尚實力，根本就是有所畏懼，人們總希望自己去統治，因爲如果讓人去做，就會怕他們利用權勢來加害於自己；甚至夫婦間的關係，也是如此，法律有規定丈夫對妻子及妻子對丈夫的種種約束，這是由於怕喪失了自己的佔有物。這種消極的感情不是由於愛，乃是由

於妬忌心所產生。好奇心是一種積極的感情，應為教育的出發點，但青年人的好奇心如涉及兩性、宗教及政治等的問題，都受了嚴厲的壓抑，既不許他們有自由探討的機會，反而強教小孩子那些什麼「正宗教義」。他們受了種種不了解的觀念所侵擾，得不到興趣，反而形成了恐怖之心。這些不良的結果無非是為着希求平安，從恐怖中求得平安。恐怖心現在變成非理性的東西了，因為如果把無畏的精神和智識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得到平安。

82453
引我們到烏托邦的路程是很清楚可見，一條是由於政治的改變，一條是向個人去改造。關於政治方面，最要者就是建設一個國際的政府（International Government）。這種計劃我希望可以從美國去提倡，至於個人方面的問題，就是設法使他少受恐怖及少去憎恨。這是屬於生理上及心理的範圍，有許多恨惡心是由於消化之不良或是體內的腺得不到適當功用所致，這是因為年少的時候感受

壓迫及委屈的結果。在一個世界裏面，如果是注意於青年人體魄的康健，他們基本的衝動力得到盡量去發展，那末，男女將來比較現在定會更加勇敢而少變成殘酷。

人類有了這麼一個世界的政府，世界自然

美國的失業問題

美國為現代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居然發生嚴重的失業問題，這是最足以引起世人注意的一件大事。本文

著者 Eberling 君為美國 Vanderbilt University

經濟學教授，他在最近四月份美國現代史料雜誌發表這篇文章，把美國最近失業的情形詳為說明，並羅列數種重要之救濟方法，頗可供吾人之參考。因

航秩譯者在南京中央日報譯文轉錄於此。記者

在最近十年中全世界之歷史上工業出產額按人口的增加，未有超過美國者。此出產額之增加，發生許多重要變化，吾人即稱之為新產業革命，亦無不可。

吾人詳細考察，始知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四年間，每一工人之出產額，每年不過微增

得到平安，且可以繼續受文明的開化，不致和現在一樣，凡我們自己的心理，政府的機關以及每種新增的科學智識，無不是促世界的文化破產。

汪樹宗譯

Eberling

至百分之五而已，在一九一九年，每一工人之物質的出產額，實際上為百分之三，較一九一四年為少；但自一九二一年以來，據一般之統計，咸謂工人之生產力，約增至百分之五十五，換言之，即每一工人每年之平均生產力，增至百分之七。此為吾美採用科學管理方法及增用機器之所致，亦為吾美近年來富裕之要因。吾人雖甚富裕，但在經濟方面，尚有多數失調協之事，因而對於吾國之安寧，不無險惡現象，其中最險惡者，即為失業問題。由各種圖書及統計之調查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已無可諱言。據佛佛總統之委員會關於最近經濟變化之報告，謂自一九二〇年至一